徽州传统村落水体景观基因的识别与关系序列结构研究

Identification and Relationship Sequence Structure of Water Landscape Genes in Traditional Huizhou Villages

甘轩迥　郑国全*
GAN Xuanjiong　ZHENG Guoquan*

（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杭州 311300）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Zhejiang A&F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311300)

文章编号：1000-0283(2025)03-0065-08
DOI: 10. 12193 / j. laing. 2025. 03. 0065. 008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24-09-10
修回日期：2025-01-24

摘　要

水体景观是徽州传统村落的典型特征，利用景观基因理论解析徽州传统村落水体景观，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具有重要价值。为了突显水体景观在传统村落保护及延续中的作用，以宏村为例研究其水体景观基因，借鉴N级编码理论，遵循“物—字—文本—N级再创造”的编码规律，以文化分类为标准对传统村落水体景观基因进行分类并构建其关系序列结构，对水体景观基因的外在表现性状与内在文化意涵之间的表达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回归于文化的传统村落水体景观基因包括物质水体景观基因和文化水体景观基因两大类，以及村落选址、总体布局等9小类；传统村落水体景观基因的关系序列结构表达为“物质—文化”，即“外在性状表达—内在文化体现”的8条具体路径。旨在完善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理论，补充景观基因的研究视角，在实践中对传统村落水体景观进行修复，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及延续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水体景观基因；文化表达机制；关系序列结构；徽州

Abstract

Landscape Gene Theory has opened up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with water landscapes playing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ir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extracting and expressing the gen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water landscapes in preserving and continuing traditional villag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water landscape gen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aking the typical traditional village of Hongcun as an example, it adopts N-level Coding Theory and follows the coding rule of "object - character - text - N-level recreation". Based on cultural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waterfall landscape genes are categorized, and their relational sequence structure is constructed to clarify the expression mechanism between external performance traits and intern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se water landscape gene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water landscape genes that return to culture include two main categories: material water landscape genes and cultural water landscape genes, along with nine subcategories including village site selection and overall layout. The relationship sequence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village water landscape genes manifests as six specific paths of "material-culture", specifically, "external trait expression-internal cultural manifestation". This research enhances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 genes, supplement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n landscape genes, and has clear guid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renov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water landscapes and the protection and continuit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practice.

Key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al landscape; water landscape gene; cultural expression mechanism; relational sequence structure; Huizhou

甘轩迥
2000年生／女／湖南岳阳人／硕士／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郑国全
1970年生／男／内蒙古赤峰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乡村景观规划设计

*通信作者（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zhenggq@zafu.edu.cn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社会空间商品化研究”（编号：19BSH109）

1 传统村落水景观研究现状

1.1 研究背景

村落选址时，基于安全及生产生活的需要，水源始终被置于首要考量之位，所稳定的村落形态往往与当地水环境相适应[1]。伴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村民还利用水体进行村落景观建设。水体景观是以水为主景形成的综合景观空间，包括水系本身及与水体有一定关联性的构筑物、植被等自然与人文景观及其相互关系，是自然与人为景观的融合体。鉴于此，本文对传统村落水体景观的理解为：在传统村落发展过程中，影响村落选址，与村庄营建关联性较强的水体，主要包括早于村落形成前存在且影响选址的自然水系，以及村民为适应大自然、营造建设而人为改造的水体。其与村落的发展动态息息相关，都受到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村落的日常运转离不开这些水体，这些水体也成为村庄的一部分，两者跟随文明的发展融为一个整体。

18世纪丹麦遗传学家约翰逊（Johannsen W L）首次提出“基因”这一概念[2]，后Taylor用其寻找聚落空间分布规律。国外学者认为文化基因是构成人类文明的基础要素，具备与生物基因相类似的特性——自我复制、经历选择过程并发生变异[3]。聚落是中华文化的“基因库”，国内学者刘沛林最早在2003年提出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的概念[4]。景观基因是一种文化景观得以延续和被识别的核心要素，其通过维持景观的关键特性，促使该景观在长时间发展中依然可被辨认。目前景观基因理论已应用于广泛的学术领域，聚焦于景观基因的识别与提取[4-5]，特定地域文化景观基因图谱的构建[6]和旅游规划及应用[7-8]等的研究。景观基因是表征传统村落文化特点的最小单元[9]，水体景观基因则是景观基因的一个分支，是表征传统村落水文化特征的基本单元。本文构建了以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村落水体景观基因识别框架，旨在从文化维度区分与解析传统村落水体景观的基因类别及序列关系，同时深入探讨水体景观基因的具体表达途径。此研究成果对于促进传统村落水体景观的活态传承与韧性发展具有深远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1.2.1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与提取

传统村落蕴藏丰富的礼制、环境和艺术文化，景观基因的识别是从多样且多量的有机实体中发现这些因子，使它们能正确、系统地描述传统村落景观的文化特征，在遵循景观基因识别4个原则的基础上，从景观的二维形态、三维形态、视觉感知及空间架构4个方面入手[10]，基因提取旨在阐明外观与文化内涵的关联，并深度分析村落景观特点。申秀英等[11]曾提出4种景观基因提取方法，胡最等[5]则在此基础上发展出OOCPLG模型和特征解构提取法，将基因细化为多项有载体、可辨别和可操控的指标，从而直面对象来刻画景观基因的特征。

1.2.2 景观区划分及基因图谱构建

关于景观区域的划分，司徒尚纪[12]在《广东文化地理》（第一版）中划分出4个具体的文化区；周振鹤[13]通过语言、宗教、风俗等不同类别的文化要素，对历史时期的“语言文化区”“宗教文化区”“风俗文化区”等做了细分；郭大顺[14]将中国归为三大农业文化区；冯天瑜[15]根据中国人文传统和历史特征，进一步细分出10个文化亚区；刘沛林等[16]则从景观基因识别的角度出发，对全国传统村落景观进行三级划分，具体为3个景观大区、14个景观区以及76个景观亚区。在聚落景观领域，国外学者Christopher L W于2000年创新性地将DNA基因序列的概念应用于聚落特异性景观的研究中，绘制景观基因图谱的雏形[17]，同时国内又有多位学者基于不同地域尺度建立各个景观区的景观基因图谱[7-8]。传统聚落景观的形成是人和聚落内外形态互动的结果，其创造了丰富的感受和想象，特定地区景观同一性归因于景观基因的遗传特性，而景观基因图谱揭示了遗传的逻辑。

1.2.3 传统村落水体景观研究

针对传统村落水体景观，国外研究从多个学科角度入手，倾向于水系的生态修复、环境保护、农业生产和娱乐等方面，提出“近自然河流”“自我设计”等理论[18]，《滨水景观设计》一书深入分析了河流景观要素的设计及构成，《乡土景观设计手法》则聚焦于传统村落水域的环境特征，提出融合滨水景观设计与地域特色的设计理念[19]。国内相关研究多集中在水资源丰富的南方地区，研究水体的空间形态、理水手法、水景观地域特色，其中徽州地区的水体景观研究较为深入，学者对其保护利用、文化内涵、水圳景观、水口园林、古水系工程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目前关于水体景观基因的研究甚少，仅有冯祯[20]运用景观基因理论，提取滑县景观基因并运用到滑县大功河中心城区段滨水景观设计；徐舒怡等[21]运用符号学理论与方法为城市特色滨水景观提供指导意见。至此，传统村落水体的形成原因、地域特征、构成要素等方面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也缺乏基于景观基因理论的水体景观研究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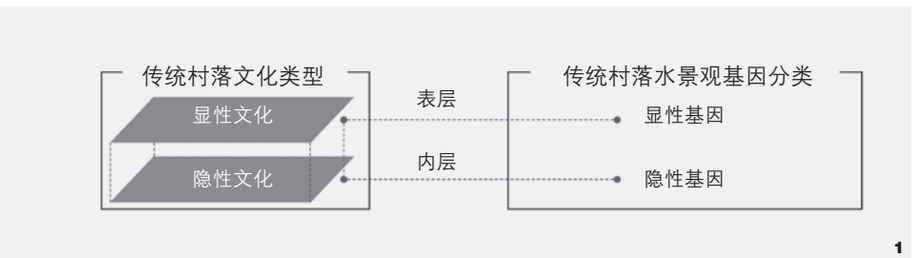
本文旨在以徽州传统村落水体景观为研

究对象，梳理传统村落水体景观基因外在载体与文化意涵间的逻辑映射关系，充实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理论框架，为国内传统村落水体景观的保护、修复、展示及传承提供新的支持。

2 理论框架：基于文化挖掘水景观基因

文化是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沉淀所形成的显性或隐性的行为模式综合体，其通过符号化或非符号化的形式在千百年间习得及传授，形成每个时代独有的模式，文化体系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和进一步活动的基础。霍尔（Granville S H）提出文化具有二重性（公开的和隐蔽的），其中未显露的部分更为丰富和深远。顾嘉祖[22]将显性文化定义为那些可以直接被视觉捕捉到的元素，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物质形态；隐性文化则指精神文化。水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分支，伴随着人与水关系的发展，是长期人水关系形成与演变中物质与精神的文化成果总和。本文立足于既往的文化及水文化研究，融合景观基因理论，深入文化层面探讨景观基因的表达方式与内在逻辑机制，以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为标准，将传统村落水体景观基因归类为显性水体景观基因和隐性水体景观基因（图1）。

对应显性文化的显性水体景观基因是指村落表面所展现的水体，包括与村落密切相关的一切自然形成和人工建造的水体，如村庄选址所依赖的自然水系、村庄整体的水系布局、人工水系的类别、驳岸的材料、水边植物的配置等。隐性水体景观基因是指隐藏在表层之下，对显性水体景观基因的形成和展示起着助力作用的相关文化及水文化，此类基因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向前不断发展的结果，反映了人类的社会意识、文化观念、行为习惯等，主要包括社会制度、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情感观念等。同时，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两者相辅相成，关系具有嵌套性——显性文化位于事物的表层，可被肉眼捕捉，隐性文化位于内层，需被探究。此类划分清晰地呈现了传统村落水体景观的内容要素，搭建了水体景观外在性状表达与内在文化意涵之间的结构，再次证明文化景观基因是物质外观和内在寓意的统一，并使水体景观基因的关系序列结构更加明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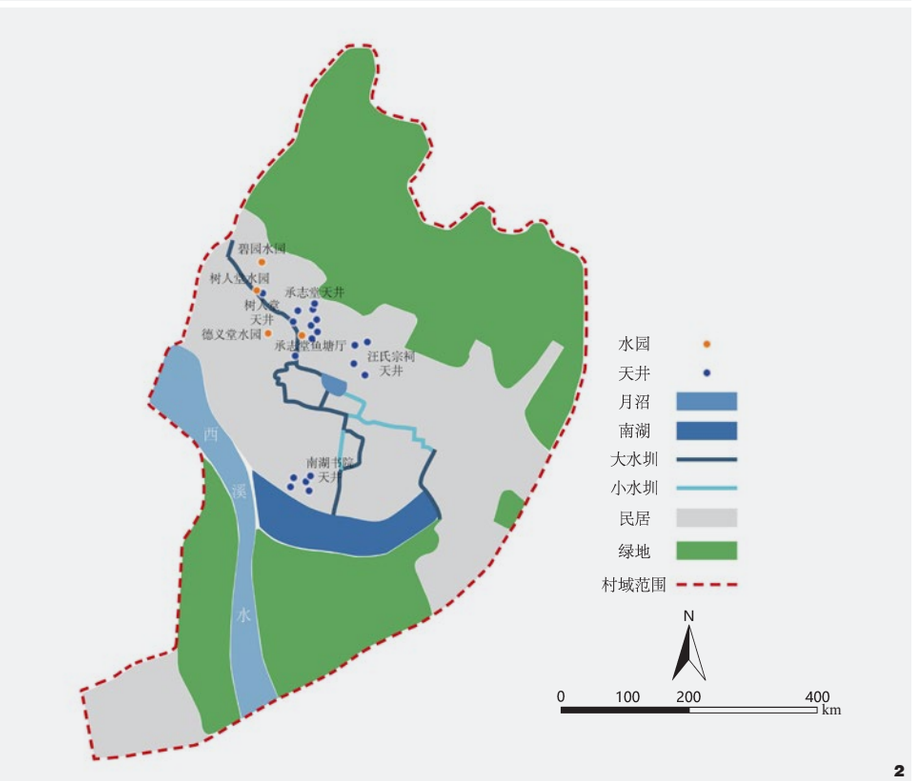


图1 基于文化分类的传统村落水体景观基因识别理论框架
Fig.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gene recogni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water landscape based on cultural classification

图2 宏村村域范围及点位图
Fig. 2 Scope and location map of Hongcun village

3 研究对象和研究设计

3.1 案例选取

本文选取安徽省黟县的典型徽派传统村落——宏村为案例地进行传统村落水体景观基因研究（图2）。宏村建村历史悠久，自南宋汪氏家族从奇墅迁来，至今约89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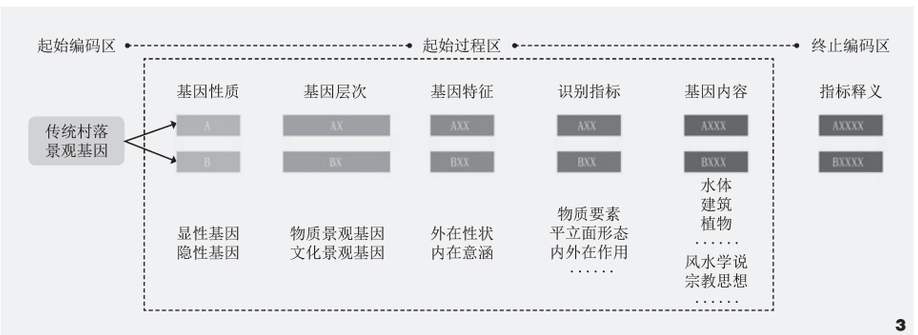


图3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N级编码流程
Fig. 3 N-level coding process of landscape genes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宏村从村落的选址到规划布局及建筑等单体的设计，都和水有着密切的关联，水系布局的形成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起到“祈人丁之兴旺，防祝融之肆虐，求滚滚之财源，荡里中之晦气，灌村外之良田，可洗心怡性也”的综合作用(表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高度评价宏村独特的水系布局，称其为独一无二的上下水系统。水利部原部长杨振怀题词赞颂：“古代乡镇，水利精美绝伦”，贝聿铭也给予高度评价：“宏村水系之妙，在于活水常流，永不腐坏，生生不息”。2000年宏村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入选中国第一批传统村落，和西递一起成为中国世界遗产地中唯二的古村落。因此，以宏村水景观为例解析传统村落水体景观基因具有一定的示范性，可为其他传统村落水体景观的传承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与借鉴。

3.2 研究方法与数据

研究依据类型学原理，参考N级编码理论，因循“物—字—文本—N级重构”的编码逻辑进行层叠构建(图3)，从而建立针对传统村落水体景观的基因识别指标体系[23]。本文将传统村落水体景观基因分为显性水体景观基因和隐性水体景观基因两大类。基于此，结合现有文献、档案材料和调研数据，根据物质要素、外在形态、表现形式等将基因分类，具体到基因内容库，并进一步深入探究水体景观基因层次间的内在联系，同时清晰展现其表达路径与方式。

数据获取包括黄山市、黟县、宏村镇和宏村村4级地方档案、新闻报道、官方网站资源、书籍及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等。研究团队于2024年7月18–19日前往案例地进行现场调研，搜集宏村地理空间和社会发展的多维度数据，包括村落水文化发展史、旅游业现状、水文特征、村民社会交往等资料。结合实地调研考察与文献资料进行数据交叉验证确保其准确性，并积极补充传统村落水体景观相关基因信息，保障指标体系的全面性与精确性。

4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文化表达机制

4.1 传统村落水体景观基因识别指标体系

遵循景观基因识别4大基本原则和4种基本识别模式，结合N级编码方法及胡最等提出的4级指标编码法则整合实地调研(图

表1 宏村水资源分布及特征解析
Tab. 1 Distrib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table of water resources in Hongcun

水资源名称 Water resource name	分类 Classification	分布特征 Classification characteristic	主要作用 Major role
水圳	大水圳	连接水圳的入水口和出水口，流经村西村南；沿民居、街道分布	(1) 饮用、洗涤；(2) 日常生活排污；(3) 利于农田灌溉；(4) 防火，调节小气候；(5) 改善风水，象征聚水敛财
	小水圳	引月沼水，流经村东；沿民居、街道分布	
水塘	月沼	村心	(1) 作为村子的中心，指导村庄的规划设计；(2) 改善风水，象征聚水敛财，蓄水分流
	南湖	村庄南部	(1) 作为水系收尾，收纳众水，净化水质；(2) 改善风水，以制南山之赤
蓄水池(天井)	–	存在于建筑每进院落中，几乎各家都有，大型公共建筑每一进院落基本都有设置，如南湖书院有5个，承志堂有8个等	(1) 收集雨水；(2) 自然通风和采光；(3) 改善风水，象征聚水敛财
水园	–	几乎家家都有庭院，再视情况而定是否引水形成水园，较为有名的是碧园水园、树人堂水园、承志堂鱼塘厅、德义堂水园	(1) 提供休憩陶冶情操的场所；(2) 促进水循环，调节小气候；(3) 引进活水，改善风水

图4 实地调研照片
Fig. 4 Field research photo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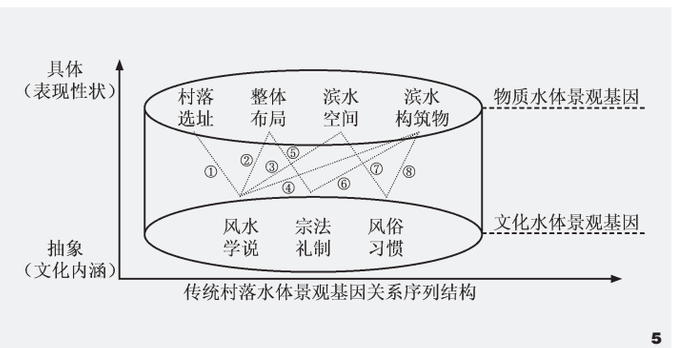


图5 传统村落水体景观基因关系序列结构
Fig. 5 Genetic relationship sequence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village water landscape

4）和文档资料，构建水体景观基因识别指标体系。（1）物质水体景观基因是指从村落选址到村落格局稳定的过程中，和村落建设发展关系密切的水体及与水体关联性较强的其他内容，包括影响村庄选址的自然环境、整体水系布局、滨水空间、滨水构筑物、滨水植物等。自然环境影响村落选址，包括地形地貌、气候特征及水文特征；整体水系布局是传统文化和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体现为胞状水体、链状水体和组合形态；滨水空间作为村落水文化的重要传承媒介，往往是村落水文化的精神中心，主要体现为水口园林、口袋公园、滨水廊道、滨水广场和私家园林；滨水构筑物主要包括临水建筑、廊桥、石碣头、水堤、埠头和驳岸；滨水植物可以净化水体，给予特色水景观的形成，主要体现为水口林、挺水植物、浮叶植物、漂浮植物及沉水植物。（2）文化水体景观基因包括风水学说、宗族礼制、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风水学说影响深远，本文重点探讨“四灵地”“引水补基”“尚曲”“四水归明堂”“藏风得水”理论；宗族礼制深深影响着人们思想意识、生活领域的确立以及社会组织的形成，在社会各项活动中发挥作用[24]，是传统村落中姓氏族群及其所属宗族文化的显著特征，是维系宗族聚居的关键性纽带[25]；文化的孕育与演进离不开经济的支持，经济文化是地方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风俗习惯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用水时间、相关的节庆活动和邻里关系。文化景观基因与物质景观基因的映射关系，常体现在物质载体的语义描述中。故本文建立识别指标体系对宏村水体景观要素进行具体表达（表2）。

4.2 传统村落水体景观基因间的关系序列结构

基于文化的划分，将水体景观基因分为物质水体景观基因和文化水体景观基因，物质水体景观显于外，文化水体景观藏于内，二者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村落水文化空间。通常，一种物质水体景观基因可以反映多种文化水体景观基因，一种文化水体景观基因也可以遗传到多条物质水体景观基因上，文化表达需要载体。经过对资料系统的归纳梳理，总结出8条传统村落水文化表达路径（图5）。

（1）路径1：村落选址—风水学说。自然环境是风水的体现，“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是村庄选址整体意象模式的理想状态[26]，“水”在其间至关重要。村庄选址时，首要步骤是掌握观水之法，探寻水源所在，即辨识“天门”与“地户”，并注意天门“应朝向适宜，避免直射紧闭，地户则需紧闭有力，忌水流直去无收”[27]。《水龙经》中强调水需屈曲复回，讲究顾我回环，形态佳良[28]。宏村选址时，尽管西溪还未改道向南，但已有羊栈溪、西龙溪、邕溪等曲折环绕，所谓“三面环水，金城环抱，聚气生财，吉祥之兆”[29]，这些是宏村后来成为最佳居住模式典范的基础。西溪改道后，宏村呈“山环水抱”之态，合风水“藏风聚气”的要求（图6）。

（2）路径2：整体布局—风水学说。宏村水系的布局理念上，遵循了“引水补基”理论，引水进村，修建人工湖——月沼、南湖、水圳和堤坝。并遵循“尚曲”的原则，借鉴风水国师何可达先生的智慧，

表2 宏村水体景观基因要素的基因挖掘结果

Tab. 2 Genetic mining results of water landscape elements in Hongcun village

基因类别（准基层）Gene category (quasi grassroots level)	基因因子（一级指标）Genetic factor (first level indicator)	指标要素（二级指标）Indicator element (secondary indicator)	宏村具体表现（内容要素）Specific performance of Hongcun (content element)
物质水景观基因	村落选址	地理位置	黄山市黟县南部，黄山西麓
		地形地貌	地处平原，周围山峦环绕
		气候特征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多雨
		水文特征	周围流经多条水系
	整体布局	胞状水体	南湖、天井、水园
		链状水体	水圳、水沟
		面状水体	月沼、南湖
	滨水空间	水口林	南湖
		滨水廊道	沿西溪水设置，南湖南面两层塝岸
		游园广场	宏际桥入口广场、月沼东面滨水广场
		私家庭院	多个私家小院
	滨水构筑物	临水建筑	乐叙堂、南湖书院、敬修堂、望月堂
		水榭	德义堂水榭、承志堂鱼塘厅、聚善堂方堂、碧园水榭
		水口亭	–
		廊桥	宏际桥、画桥、际泗桥
		石碣头	入水口处
		水堤	–
		埠头	多个，水体旁几乎都有设置
		驳岸	多用当地石板、石块、卵石，少用混凝土砌筑
	滨水植物	水口林	樟树（*Cinnamomum camphora*）、榆树（*Ulmus pumila*）、枫香（*Liquidambar formosana*）、紫荆（*Cercis chinensis*）、桂花（*Osmanthus fragrans*）、柳树（*Salix babylonica*）、悬铃木（*Platanus × acerifolia*）、乌桕（*Triadica sebifera*）等
		挺水植物	荷花（*Nelumbo nucifera* ）、马蹄（*Eleocharis dulcis*）、水芹（*Oenanthe javanica*）、茭白（*Zizania latifolia*）、茨菰（*Sagittaria trifolia*）、水葱（*Schoenoplectus tabernaemontani*）
		浮叶植物	荇草（*Nymphoides peltata*）、屏风草（*Scutellaria orthocalyx*）
		漂浮植物	浮萍（*Lemna minor*）、水葫芦（*Eichhornia crassipes*）
		沉水植物	金鱼藻（*Ceratophyllum demersum*）、狐尾藻（*Myriophyllum verticillatum*）
文化水景观基因	经济文化	徽商文化	不事声势、“家富不外露”
	风水学说	“四灵地”	位于一个依山势起伏、错落有致、中心隆起、四周环抱、外水环绕的富贵福地
		“引水补基”	水系形态符合西北高东南低的村落地形，修建人工湖、水圳、堤坝
		“尚曲”	蜿蜒曲折的水圳环绕全村分布
		“四水归明堂”	设置天井和蓄水池，防止财富（水）外流
		“藏风得水”	水口处的建筑形式及风格，水口林的营造
	宗族礼制	敬宗收族	聚落形态向心内聚，以月沼和宗祠为村落中心，并围绕宗祠布置其他建筑
		长幼有序	一月沼一南湖，大小相宜，前后有序，分居村心与南，相互映衬，和谐共生
		延绵家族	“共夸锦绣蹁跹”“定主科甲，延绵万亿子孙”
	风俗习惯	用水规定	早上8点前水圳为饮用水，8点后可浣洗；路内圳水护祖堂、便灌溉，需长清，禁污物，违者重罚
		节庆活动	–
		邻里关系	修建南湖时，保障湖堤周边通行畅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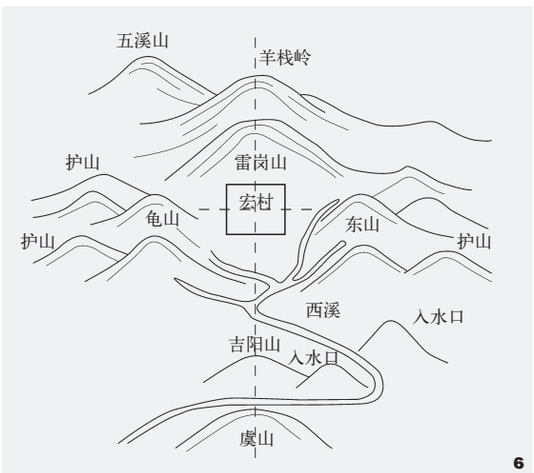


图6 宏村山水模式
Fig. 6 Hongcun landscape model

图7 月沼和汪氏宗祠
Fig. 7 Yuenuo and Wang Clan ancestral hall

“引西溪以凿圳绕村屋，其长川沟形九曲，流经十湾，坎水横注丙地，午曜前吐矣。自西向东，水涤肺腑，共夸锦绣蹁跹，乃左乃右，峰倒池塘，定主科甲，延绵万忆子孙，千家火烟，于兹肯构”[29]，修建蜿蜒曲折的水圳环绕全村分布，这不仅解决防火问题，带来汲水之便，也和街巷民居共同形成一种动态空间形态，后期人工水系的规划设计使宏村古水系呈仿生牛形，其中月沼被喻为牛胃，水圳则比作牛肠，而南湖则象征着牛肚。月沼是在原有泉水的基础上挖掘，“乃洗心之水”，设置为半圆形，除了受地基范围的限制，还有一种说法是“火为阳，水为阴，日为阳，月为阴”，以别日圆之疑，来“镇丙丁之火”[29]。不仅如此，宏村天井遍布，象征“四水汇聚”，寓意财富不流。

（3）路径3：滨水空间—风水学说。“一方众水出口处”，水口是村落水流出口的地方，“水出处不可散漫无关锁”，因此在水口处种植植物，进行人工建造等形成水口林，从而聚水、聚财。月沼最先作为宏村的水口，后来村落逐渐稳定，村域范围变大，又修建南湖作为新的水口。风水中住宅是否兴旺与居址周边植被是否繁茂有着密切的关系[30]，南湖南面，东南面采用片植的形式种植了乌桕、樟树等乡土植物，作防风屏障挡季风，也寓村庄长繁荣。

（4）路径4：滨水构筑物—风水学说。风水学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灵魂，对建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选址、朝向、布局等方面。“阴阳交合而万物化生”，南湖书院坐北朝南，布局严整，东、中、西三条平行轴线并置，符合“左青龙，右白虎”这一风水模式。再如乐叙堂内部的雕刻，多为双数，还有“太狮少狮”“狮子戏绣球”等雕刻都预示着阴阳转合，深藏阴阳五行学术观念。汪氏祠堂木构架多运用最高阳数“九”——最高级别的阳数，厅堂中的斜撑雕刻就有9个[31-32]。

（5）路径5：整体布局—宗法礼制。宏村迁村最先做的是挖水圳、掘月沼、修祠堂，民居等其他在此之后完成，以月沼为中心，聚落形态“向心”“内聚”，且新宅围绕老宅，形成各自独立的抱团状，体现了敬宗收族的思想。同时，月沼南湖，一大一小，村心村南，呼应有序，体现了秩序的重要性。而宏村布局依宗族协作，如建房不侵街巷，湖堤通行无阻，以上都彰显了宗族礼制之要。

（6）路径6：滨水构筑物—宗法礼制。滨水构筑物应根据自身的特征进行科学合理搭配，突出主题，宏村滨水构筑物主要包括临水建筑、水榭、廊桥、埠头、驳岸和石碣头。临水建筑是村内几处典型的建筑，如汪氏宗祠、南湖书院，它们是村内公共活动举办的重要场所，也是最能体现宗法礼制的地方。祠堂是具有凝聚团结力量、强化宗系观念的物质性载体，既象征着宗族文化，通常也向村落空间的核心聚集。汪氏宗祠位于宏村的中心，坐落于月沼北面（图7），且古代的建筑设计注重等级制度，宗祠的装饰等与民居有较大区别，这些都体现了“敬宗收族”的思想。南湖书院则是一座具有典型徽派风格的古私塾，为宗族子弟创办，进行宗族教育与人才培养，这也体现了宏村人以宗族为

团体抱团生存，形成了以家族宗祠为精神核心的宗族文化。

（7）路径7：滨水空间—风俗习惯。滨水公共空间是举办公共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传承传统文化和延续村落共同体的重要实体依托。南湖北侧有一小广场承接南湖书院的人流，南侧有两层埠岸，上层为路面，下层为裙坝，裙坝主要种植一些乔灌木，便于休息和垂钓，路边则较宽，便于通行。另外，庭院是承载以家庭为单位的露天活动不可或缺的场所，可品茗观鱼、待客会友、冬日晒阳、夏天乘凉。

（8）路径8：滨水构筑物—风俗习惯。宏村水榭、廊桥、埠头的建设离不开村民日常的生活习惯。村民引水圳之水入庭院，形成水院，在此基础上搭建亭台水榭，如碧园水榭、德义堂水榭，主人可以凭栏赏鱼、品茗赏花。公共使用的廊桥和埠头作用则更为广泛、实用。廊桥一般建在主要水系旁，是村民常聚集的重要场所之一，如唠家常、择菜等日常活动。埠头在徽州村落中最常见，水体旁几乎都有设置，作用是方便船只停靠，村民取水浣洗。宏村用水时间也有规定：清晨8点前“牛肠”水作为饮用，之后可浣洗。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立足多学科视角，基于文化本身辨识传统村落水体景观基因，构建传统村落水体景观基因识别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以宏村为例呈现水体基因间的序列关系，尝试剖析传统村落水体景观文化特质，揭示水文化因子的表现形式与内部规律。

本文理论创新体现在：（1）回归文化本身对传统村落水体景观进行分类，创新水体景观基因识别标准。将传统村落水体景观基因划分为物质水体景观基因和文化水体景观基因两大类以及村落选址等9个小类。（2）揭示了传统村落水体景观基因间的序列结构。从文化本身入手，剥离水体景观基因的物质载体（外在性状）和文化内涵（内在意涵），将两者之间的联系梳理为8条表达路径，挖掘传统村落的水文化价值，为传统村落水体景观的保护、修复、演绎、传承和开发利用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注：文中图表均由作者自绘/摄。

参考文献

[1] 傅娟, 许吉航, 肖大威. 南方地区传统村落形态及景观对水环境的适应性研究[J].中国园林, 2013, 29(08): 120-124.

[2] 理查德·道金斯. 自私的基因[M]. 卢允中, 张岱云, 陈复加, 等,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

[3] 马伟程, 尹露曦. 聚落景观基因文献综述及展望——基于知网数据库的CiteSpace可视化分析[J]. 华中建筑, 2024, 42(06): 21-26.

[4] 刘沛林. 古村落文化景观的基因表达与景观识别[J].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2003(04): 1-8.

[5] 胡最, 刘沛林, 邓运员, 等.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识别与提取方法研究[J]. 地理科学, 2015, 35(12): 1518-1524.

[6] 聂聆. 徽州古村落景观基因识别及图谱构建[D]. 合肥: 安徽农业大学, 2015.

[7] 刘沛林, 刘颖超, 杨立国, 等.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及其旅游价值提升——以张谷英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22, 42(12): 232-240.

[8] 詹琳, 黄佳, 王春, 等. 基于景观基因理论的红色旅游资源三维数字化呈现——以清水塘毛泽东杨开慧故居为例[J]. 旅游学刊, 2022, 37(07): 54-64.

[9] 胡最, 刘沛林, 邓运员, 等. 汝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景观基因识别——以香火龙为例[J]. 人文地理, 2015, 30(01): 64-69.

[10] 刘沛林, 刘春腊, 邓运员, 等. 客家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识别及其地学视角的解析[J]. 人文地理, 2009, 24(06): 40-43.

[11] 申秀英, 刘沛林, 邓运员. 景观“基因图谱”视角的聚落文化景观区系研究[J]. 人文地理, 2006, 21(04): 109-112.

[12] 司徒尚纪. 广东文化地理[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1.

[13] 周振鹤. 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14] 郭大顺. 郭大顺考古文集[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7.

[15] 冯天瑜. 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展开[J]. 江汉论坛, 2002(01): 5-6.

[16] 刘沛林, 刘春腊, 邓运员, 等.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区划及景观基因识别要素研究[J]. 地理学报, 2010, 65(12): 1496-1506.

[17] JIANG B, CLARAMUNT K B. Integration of Space Syntax into GIS for Modelling Urban Spac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Earth Observation and Geoinformation, 2000, 2(3-4): 161-171.

[18] 刘宁. 浙北平原乡村水系景观设计研究[D]. 杭州: 浙江农林大学, 2015.

[19] (日)进士五十八, 铃木诚, 一场博幸. 乡土景观设计手法: 向乡村学习的城市环境营造[M]. 李树华, 杨秀娟, 董建军, 译.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8.

[20] 冯祯. 景观基因在滑县大功河滨水景观风貌提升中的应用[D]. 郑州: 河南农业大学, 2024.

[21] 徐舒怡, 马勇. 文脉符号在城市滨水景观中的应用——以开封水系二期工程景观设计为例[J].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3(01): 143-146.

[22] 顾嘉祖. 从文化结构看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点与难点[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01): 45-48.

[23] 胡最, 刘沛林, 申秀英, 等.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信息单元表达机制[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0, 26(06): 96-101.

[24] 段进, 揭明浩. 世界文化遗产宏村古村落空间解析[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9.

[25] 胡最, 刘沛林, 曹帅强. 湖南省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空间特征[J]. 地理学报, 2013, 68(02): 219-231.

[26] 王娟, 王军. 中国古代农耕社会村落选址及其风水景观模式[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03): 17-21.

[27] 叶九升. 地理全书·山法大成·卷首(上)[M]. 李祥, 注释.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8.

[28] 蒋大鸿. 水龙经[M]. 海南: 海南出版社, 2003.

[29] 汪森强. 水脉宏村[M]. 南京: 江苏出版社, 2004.

[30] 王其亨. 风水理论研究[M].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2.

[31] 叶涛波. 浅析黟县宏村乐叙堂木构架装饰艺术建筑做法[J]. 天工, 2022(27): 85-87.

[32] 罗哲文, 骆中钊. 风水学与我国古代建筑的规划营造[J]. 古建园林技术, 2008(02): 10-16.